

衛輝府志

衛輝府志卷四十五

藝文

記一

唐沈亞之魏滑分河記

元和八年秋水大至滑河南瓠子堤溢將及城居民震駭師恐出視水逆流西南行思欲以救其患亦頗聞故有分河之事言其水常導出黎陽傍帥以其功尚可跡於是遣其賓裴引泰請於魏曰河經地而東滑最大自洛以西百流皆集於滑而春秋防不爲固此將軍所明知也竊以黎陽西南其迴壩抗流以生衝激之力誠願波以派於斯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一

幸分其威耳今秋雨連久不問烙滑以西雄川峻谷暴發之水爭怒以走會卽河勢日夜益忙恐一旦城郭無賴謹聽命於將軍魏帥許之其將卒吏民更請曰患難近也况滑得水禍於天久矣魏何戚乃許移於已哉帥曰民前聽所語是黎陽與滑俱帝土否耶設人有不幸於水火而望救於四海道路之人凡見其苦者皆爲舉手寧有不戚者夫全大以棄細順理也且滑壁卒數萬人民不安生未知其賴吾安敢以河鄙咫尺之地爲專惜乎顧桑麻五穀之出不能賑白戶假如水能盡敗黎陽尙不足愛况其無民何患無上以食因召吏趨籍民地所當奪者盡以他

與籍奏天子天子嘉其奏而以明年春滑鑿河北黎陽西南役卒萬人開流二十里復會於河其墾田七百頃歸屬河南夏六月魏使楊茂卿授地滑帥令陳酒樂於浮河新渠是日亞之以客得與聞故悉其事於兩帥之賓唐賈耽八角井記

滑城控白馬之津邇斥鹵之溢里居者井無良焉宰夫司庖汲用自遠人則勞已心曷以寧乃相土宜視水脉因便道求美泉得之於城濠之右隅合爲一醵云

### 唐李勉滑州新驛記

滑臺舊驛天寶丙申歲逆臣盜國師兢而焚滑臺四衢通

### 衛輝府志

### 卷四十五

記一

二

於四海夷貊奉聘諸侯覲王有疊騎擊轂填郭翳衢之曰也或寒沍冰凝或炎赫肌疲心躁憤駢立無寄剛塞者多氣奮肝衡溫愿者猶神忿吐息雖遠馨醪膳腐積菽藁小吏夏執輕蕙冬備重裘獻用無所曷補餒殆常惕惕祗懼終涓涓議繁亦有吟憤作誣口吻震發者幕客請余構驛傳以備政縣吏請余廣驛傳以息責遂命試光祿兼同州別駕裴萬以恪以幹俾主劊劂朽壤之工授其意曰無尚雕木之異無榮飾土之竒揆時勿奪詳費就簡惟踈棟將爲署也廣庭廡將達風也取寧休之用去娛之

爲文刻剗象物有益勞費豈廕麻况玩巧蕩神誇

麗踰節乎及息役休工閱成度費則萬祗懍不墮誠素不  
違乘輶之賓無或嗤余効徐湛之風亭月觀之盛也大歷  
甲寅歲八月二日勉記

唐崔祐甫滑州新驛碑陰記

古之君子約已而裕人知餼而勤禮接賓以厚務施于豐  
鄭公孫僑論晉文襄之霸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而崇大  
諸侯之館故來者如歸今我連帥尚書汧公爲國垣翰於  
東土軍禮肅人謠興新其亭傳以待賓旅謀之有程設之有  
所力肆於悅巧俊於謠勿亟而成得其時制博敞高明倬  
然其閤閤深沉奧密杳然其堂室論者謂華之普德號之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三

閔鄉自昔爲郵亭之甲今茲白馬可以抗衡汧公仁以愛  
衆儉以化下陋居室而恢賓館節豐華而廣廕庥稱時計  
功永代爲憲方操八柄柔此萬邦於以庇人其德宏大於  
是舉也見其端焉夫其去故就新之議屬徒揆曰之制作  
而示後公實書之蓋聞傳春秋序風雅者邱明 商之事  
也下吏敢亦庶幾

唐鄭滑節度使白敏中堯祠記

白馬津西南五十里曰堯祠袞龍騰文劍佩有光德音不  
遐精魄如在然而祠廟僻遠藻薦亦稀荒榛不除茂草斯  
鞠司空隴西公卽戎之二歲勤恤人隱期於俗阜夏四月

宿麥方登油雲未施公愀然殷憂思降甘澤因曰古先皇  
王孰神於堯盍將禱焉期有所應乃率僚屬將校質明而  
往鐘磬畢陳牲牢在筵翊精肅容虔禱 時祝拜之際肸  
饗如答未及回車重陰已周密雨輕洒稿苗特起逮夕及  
晨自葉流根僚屬將較相率稱賀曰天災滑民仍歲不登  
道殣流離十年於茲公能以誠明動神祇膏澤發枯朽免  
積逋於餓殍變旱歉爲豐稔固當大崇廟貌以旌厥美於  
是飾粉壁張羅幃欒櫺四周丹紺交輝肅肅靜密神之所  
依是宜播公之美揚神之祉刻於金石而爲之記時大歷

某年

一作  
寶歷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四

唐白敏中滑州明福寺新修浮圖記

唐乙巳歲帝命司空隴西公作藩於滑公既至問甲士以  
安問文吏以理問黎人之疾苦翊月之後旣安且理而無  
疾苦明年夏五月暇日公與監軍軍倅賓介遊於佛寺寺  
號明福因詢明福之義有僧定俊曰冥報記云隋開皇中  
滑人杜明福妻齊氏嘗讀法華經歿後爲崔氏男子名彥  
武至仁壽四年崔年三十爲滑守一日了然通前生事顧  
謂從者曰吾昔爲此郡人婦今知家處因乘馬抵城闈入  
修巷指門而呼杜氏明福老矣疾出拜迎崔入門先升堂  
指東壁 墁之隆處謂明福曰吾昔所 佛經金釵藏於

此七卷末紙火爇字滅每念至此常不終卷於是壞垣果得經並釵其末爇處咸如說復指庭前樹曰吾嘗斷髮置諸穴中取之得明福殆不勝情云皆亡室之所遺記也比計物故之曰及生之年畧無差焉噫靈驗應兆既如彼存歿契會又如此感嘆久之遂請施宅爲寺崔卽日爲之上言請置寺因號明福由是起殿中虛屋周廊四迴前三其門庭二其臺架危樓以聲鐘植修莖以飛旛界宇峻嚴宛如鷲山於此三百有餘年矣公異其事惜無銘記遂勒石以載旣而出家財以脩浮圖賈彼餘力因其隙時人樂就役而物無枉耗越七月浮圖成竣層孤危高無有倫壓地貫

天泉縮曰低鐵輪周迴風鐸四鳴軍城用爲壯觀公命敏中援筆以記敏中蹶然而起曰釋氏之教其來久矣漢魏以降復煽而熾其教以禪定慈忍報應齋戒爲事亦以是誘掖人心輔助王化何者先王恭默無爲之道乃禪定乎忠恕惻憫之訓乃慈忍乎懲惡勸善之法乃報應乎防慾閑邪之理乃齋戒乎分其教而則殊歸於禮而何異子不語怪力亂神惡其人之惑也今崔氏之應足彰福善之理焉可同怪神乎故得直而書之無媿詞於戲公不至寺誰表其異寺不值公誰爲之記時也皇帝之代寶歷二祀白露之秋八月癸未因其異而致其施施乎施而增其圮後

之人兮知我公修浮圖之義

唐劉三復滑州節堂記

諸侯之升壇胙土服天子休命者有弓矢鈇鉞之賜生殺刑賞之柄其爲任也蓋重矣節者得以王命傳信俾先啟行至則考善地庇豐屋靡旆以異之歌鐘以樂之非征伐晏犒申威行令未嘗出此其大端也是鎮股臂梁洛咽喉齊魏其氣強以勁其人勇而忠我連帥贊皇公以全才上略彪炳中外輟爲霖於將命膺作翰之攸寄歲值己酉擁旄來斯公以明誠報一人以大信示三軍膏潤慈惠風馳教化未浹旬而郡甿愛戴纔越月而五校訓齊及踰年也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六

則鯨惇咸樂業豪奪不敢犯戰備具而軍聲振矣顧謂幕吏曰君之寵授偉此端節所處不嚴人何以瞻於是建宏規模人壯去屑密圖宏敞墜道迴廊繚其下翬飛鱗葺攢其上子子然倚靜深而相合渠渠然拂埃埽而孤峙隣墻藩而儷公署實轅門之蘊抑外之雄歟舉事必書春秋之義繇是秉筆硯於公之門者承命纂述謹志於堂陰

唐裴處權河侯祠記

明皇帝懷柔百神以功躋四瀆蒲股肱郡實祠宗繇是剗舊圖新廟貌甚設國有祀典蒲侯職之然天下郡縣瀕於我者多曲架榱桷廟神乞靈臨洪波神有寧宇且曰瀆

侯 神也故神以侯稱六年夏不雨尚書博陵崔公懼茲農事凡明神靈跡有可以膏稼穡者必命犧牲簫鼓以動之卒無應一旦監軍使闔君曰郡瀕河侯廟 俱存姑用旱禱宜幹流以蘓大田五月庚午公會闔公 河濡列旌旂率府從事合牙門諸將郡縣吏羅爲侯拜 以具樂醜以清觴腥爛燔炙苾芬交錯版書精意以聳侯 六月辛未雨乙亥始霽自乙亥至於秋七月壬子以烈日下燭南畝復燥公曰時雨難再將奈秋成何闔公曰河 利吾州前應如答吾且祈且報庶終侯功癸丑公復會 公儀若庚午丙辰雨乙未乃霽噫公禱之虔神應之速 不虔無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七

以邀侯貺應不速無以協農時旣貺旣應多稼布野寒耕熱耘之子其有京坻之望乎昔王尊捨熊軾卧金堤却驚波也公仗戎鉞禱於河濱勤甘雨也驚波縮所以完居邑也甘雨霖所以遂嘉穀也則知前賢後賢之推誠濟物臆若符契矧乎食民天也宜拜侯賜闔公揖 齋誠以勳神者尚書公之德也公揖曰始謀而獲應者將軍氏之力也於是相與拜宇下或曰昔河流濫汎將魚滑人滑人祝侯駭浪帖息今者拜侯賜未若記侯之感通乃詔從事河東裴處權文其功客有博陵崔應書於石會昌六年九月一日

記

歐陽 王彥

太師王公

義軍節度使以身死

葬於鄭州之管城

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

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旣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污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八

人不知書其語質實平生常謂人曰豹死畱皮人死畱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嘆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濬所錄家傳頗多於 史其紀德勝之戰尤詳人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 於帝前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吉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 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 皆非也公之攻德

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嘆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

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鎗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善用鎗當時號王鐵鎗公死已百年至今俗有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鎗之爲良將也一鎗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蓋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尙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予至滑之三月卽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  
畫舫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其室者如人乎舟  
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䟽以達則欄  
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  
舟中巖嶽峯岌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  
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  
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  
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  
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於  
大江至於巴峽轉而以入於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

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  
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  
仕宦因竊自嘆以爲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  
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於朝以來是州飽  
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  
沒波濤之洶歛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  
名其齋豈眞樂於舟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亡遠去  
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返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  
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  
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晏嬉之

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乞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於壁

宋鄭滂邵公橋記

西北一望青嶂迤邐拱太行而屹立者蘓門諸山也蘓門之麓有水出焉噴湧汪洋南過雲門合寺莊水東逝者御水也御水經新鄉城北水清而漣以漁以溉浸潤無窮平時水淺橫木可蹈夏秋之交諸山水集則滙爲洪濤巨浸行人斷絕卽有操舟河澣而一葉之細僅渡牛馬或累數月然後輿梁方成民固已告病矣前爲政者狃習故常梠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十一

木構梁苟爲近利奸蠹隨以虐民梁僅歲壞壞則復取于民費無慮數千緡而吏胥勞擾莫寧厥居此固人所共憫拯之無術也陽羨邵君儒林之英來宰茲邑思以必能有志於民然後無媿于長吏講求利病盡得要領于是以石易木躬爲經營復聽訟於此以董興作功起於政和元年辛卯三月十四日丙子幾成矣會水至役止是年秋八月三十日庚申畢諸事越十月初八日丁酉率僚佐落成之一時咸鼓舞焉其度地也取故址增其長一百四十尺闊二十有一尺擣其虛石而上下皆實以禦怒漲屹如山析五門以行水兩傍十六尺積至中爲十八尺高二十

尺有奇積五寸中獨侈一尺爲容舟地刊石含刃櫂如貫魚肋若隱輪錮金鐵翼檻楯其水射故磧廝二股以東流乃復合南薄於城隈之小防勢偪滋甚懼日月之寢遠也不便於城岸以薪芻辟而斷去渾土爲持久慮所以息民之害爲往來之利者殆非一朝夕矣方橋之初營也議者咸謂水中不可以圖搨或曰埽而堰之功可致也籌其費頗大大則民益勞於是有獻計者不駢椿列箔貯以限水挽龍骨車以遷水水已涸上立焉費不加於前功克施於後民雖至愚咸知其利我也寧不欣然以出力以取成績而鞭朴之威曾不一施其情可知也昔者南楚之井號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十二

曰韓公賈令之賢又有生子以名之者橋名邵公則推其有志於民而相與成名有不可強者人之情古今一也雖然民心知其可德而不能曰宣於詞徒使是惠政異時傳於途之人途之人莫知其誰何於是屬予撫其實而勒諸琬琰道民德邵公之意覬萬一以垂不朽焉政和元年辛

卯歲十二月

宋武騎尉詹文新鄉縣重修學記

新鄉衛之屬邑也昔周旣誅三監盡以其地封康叔爲衛侯其後九世武公繼之脩康叔之政吳公子季札聘魯觀周樂爲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是康叔武

德也蓋土地饒美物產阜盛幸太平無事安居樂業儒者視他邑爲多而異人亦間出焉然無學以居而獨以廟事孔子此非法古意也熙寧六年縣廢而所謂廟者又隨以元祐二年春始詔復縣而廟未及新也符離李君久來爲令尹治其民民心方喜縣之初復也於是仍廟之故基更新之講說有堂齋習有室下至庖湍莫不備飭始於元祐四年八月凡爲屋四十間不勞而就者從其士民之願也迺請余以文記余聞之所貴乎士者爲能儲其材以有用也雖離草茅柱王家抒經緯之業登吾君於堯舜罔不基此而令尹之爲若舉也意在乎士子遊其間者果能惇懿行雅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十三

辭規矩鄒魯之踪斧鑿詩禮之幹今曰樹俊概以先凡民異日建非常以光熙代康武之風將有待以振而河山環淑之氣固寄之人不虛也令尹賢者也靜而有守剛而不撓其政豈弟明恕其民愛而敬之茲特其善之一

端耳他不悉書

此依新鄉縣志刊  
輿舊府志互異

宋孫洙靈津廟記

熙寧十年秋大霖雨河洛皆溢濁流洶湧初壞孟津浮梁又北注汲縣南汎胙城水行地上高出民屋東郡左右地最迫隘土尤疏惡七月乙丑遂大決於曹村下埽明年立號元豐天子遣官先以牲玉祭於河而以閏五月丙戌首

事詔切責塞河吏於是人益竭作吏益畢力俯回淵重埽九緝而夾下之四月丙寅河槽合水勢頗却而埽下伏流尙駛隄若浮寓坡上萬衆環視莫知所爲先是轉運使者創立新意制爲橫埽之法以遏絕南流至是始用之天子猶以爲憂屢出細札宣示方略加精致誠其爲民禱祥應感發若有靈契五月甲戌朔新堤忽自定河旋北流奏至羣臣入賀告祭郊廟勞饗官師遂大慶賜詔名埽曰靈平立廟曰靈津推功於神也方天子憂埽新河未固水道內訐上下惴恐俄有赤蛇游於埽上吏置蛇於盤祀而放之蛇亡而河塞天子聞而異之命褒神以顯號領於祀官而

曲加焉有詔臣洙作爲廟碑以明著神貺臣洙竊迹秦漢而下河決常於曹衛之域列聖以來凡澶滑爲尤數雖時異患殊而成功則一必曠歲歷年窮力殫費而後僅克有濟固未有洪流橫潰經瀆移徙不踰二時一舉而能塞者也嗚呼河之爲利害大矣功成事立夫豈易然哉主使誠能稱明詔規永圖不苟物裁省繇費以自爲功使官無弛職卒無乏事繕治廢堤常若水至庶幾河定民安無決溢之敗矣臣洙旣奉詔爲新廟金石刻因得仰述明天子所以禦災捍患計深慮遠獨得於聖心而成是殊功偉績遂及治河曲折縣官調度與夫小大獻力內外協心概見其

略使後世有考焉

宋邢澤民太公廟記

德厚者流澤遠功大者享報豐綿祀久澤有時而竭報有時而息非人心之薄德與既久以忘也祭廢而不講廟圯而不修其以是夫新鄉縣東北距邑二里衛河之傍茹岡之上有太公廟載在祀典享血食幾世矣廟像摧剝元祐年間里人有而新之殿宇廓然塑像儼列乃人心有無窮之報以太公之澤無窮也州之西有公之泉碣石以紀其譜牒文古書隸斷缺不完而尚可考由是知公其衛人歟石記今在丞相瑩寺跡其兆應飛熊功歸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十五

揚鷹賜履分封遺世宜其位襲王爵禮崇西學編戶皆呂姓繼世有顯跡比年大丞相汲國公因祀曾祖瑩域親詣祠下稱四十七代孫廟去公之先瑩踰水相向有院曰報先旌德噫春秋祈報億萬期年而無者以今日之人心較之卽後日之人心也有繼而莫之忘也里人張慶實爲之倡始其子天保嘗從儒學願得文以記之且以附歲月云紹聖元年五月十五日

宋梅摯大閱堂記

東郡大閱堂今三司使端明二卿張公出牧日經始之公時相署東郡墻北擇勢勝而封址構材它邦底法其上

未屋而被命守成都予幸承攝會公入覲胥遇轂下周爰必告之善茲其一也明年春督材足夏作秋成乃率僚吏落而案之因用本朝祖宗所制陣圖以訓以齊莫不精妙先是深詔建輔就益禁旅以環衛我中都宜乎守臣奉行而謹嚴之維公長臨未幾振舉且多曰兵曰農乃心先疚矧天禧水沴之後公私營營日不暇給迨於聖祖祠殿風雨不庇城扉庫廩多所不支公咸思必葺以壯寰畿既而改轍而州人惜奪知成都予得次舉而一新則堂之美材有以助給噫前政規而營之後政樂而成之在官下爲當然予懼掠美一時取誌春秋故追書以成公志嘉祐改元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十六

冬十一月望日記

宋趙世長大廳記

公府大廳唐開元中李邕任滑帥時建也去年以秋霖大澍瓦木摧圯至冬初洪河水落役卒罷歸揆日鳩工重議修建於樑上得墨記乃邕詞而書也詞云大厦中構山屹雲 黃河映澮太行培塿整庶宣風緝戎備寇鎮寧一方光輔元后及明皇送李邕赴鎮詩又有大歷中御製送霍國公合狐彰詩泊大中年邕之孫種亦持節茲土陳述盛事之詩悉勒諸貞石或存彼壞垣或得於糞壤再命刻飾詞藻如新各安於廳之四壁冀垂之不朽耳夫列土之

莫大於藩閫也宣風之地莫先乎廳事也且滑臺臨白馬之津乃漢家東郡邇蒼龍之闕爲皇朝北門世長權牧於茲洵經歲序爰稽必葺之義聿崇可久之規不勞民不踰月而厥功告畢以新易舊小有可觀廳之後仍創東西二閣以延使客廳廳之中樹大屏命東川布衣白居易繪以鶴竹實丹青之妙亦一時之絕也廳之左右別開二室左則置賈耽相公遺像之龕右則安杜宗本太尉刻經之石頗謂宏矣此則守詔條親政事奉賓客肅禮容之所也豈徒取壯觀於郡署已哉後之來者臨是郡登是廳無因循乎苟完習就頽弊焉耳直書其事用記歲月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十七

金趙夷簡修文廟記

國家統御方宇昭揭太平戈革塵積教化風布煥爛乎唐虞三代時也聖上龍興撫運崇儒禮樂典章以次蒐舉士類於此雲翔霧會以共趨於士君子之域若民之師帥所以承流宣化有能體聖上崇儒尚文之意者不其大賢也歟大中元年鎮國上將軍清河張公來治於滑署事之後擇曰謁宣聖見其廟宇敝甚乃以司法叅軍都極掌其役事與其學館爲之葺新越明年仲春其功克完而落成焉蓋公以元勳巨德爲國藩屏理繁治劇綽有餘裕而都公入仕具明練虜敏之才故亶聰措規成以不勞增其

廟貌繪其聖像重師禮也廣其學宮列其齋厨優生員也藻飾必彰端序必直易去榛莽與政俱善示新作也凡在郡內妙墨遺刻蒐而取之樹列其中尊古文也至於重縹緲而雲拏廣廈嶙峋而山踊焜煌煥赫錯陳輝映繁星有爛彤霞互照巍巍乎復嚴夫子之宮墻炫炫乎咸仰仲尼之日月華棖髹楯高甍巨桷水光日影動搖而上下其高明寬廣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焉故春秋釋奠典禮備舉登降有級薦獻有序煌煌太廟之金石燦燦夾楹之簠簋珮玉之音絃歌之聲威儀之容迭陳互奏盈耳溢目郁郁乎洙泗之風也州人士子莫不從其禮化日益遷善此

皆公爲民師帥崇文尚儒之所致歟昔漢文翁之治蜀也開設郡學以詩書教人故百姓順賴時則有司馬相如王褒楊雄輩出於其間皆軒昂穎異當時儒風之振自文翁始况夫滑之爲州天下之衝也右阻太行前界河洛巖巖乎陣雲回鴈之峯洶湧乎浮天浴日之浪山川藹映風土淳厚其中長材秀質稟靈以生者正有待夫教育而成焉公爰自下車銳意學校不啻文翁之治蜀郡將見風乎是邦歸與魯堂士之相與藏修詠歌於是者章甫如星縫掖如雲聚學成海百川可吞淬詞爲峰良玉如切孜孜仁義惟曰不足若然則不負國家之樂育不背孔門之科教不枉

賢太守之善導異時登名科甲羽儀朝廷如芹藻之可以採而薦羞者濟濟焉不見其窮度幾刊之金石視魯人泮水之頌無愧辭也

元張圖南龍王廟記

滑當黃河衝民不能田居自漢塞瓠子堤至宋陳文惠公爲守河決漢故處勢撼一郡公製木龍輔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爲長堤以捍於是民可田居無恐堤旁有臺滑人謂其臺曰相公臺謂臺堤曰陳公堤以無忘公之德滑堤之南北竅爲二潭龍居之造物者使之陰禦河流而護是堤以爲民佑耶今鯀堤內外疆畝阡陌何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十九

限歲有漑潤而不病於澇非龍之賜而誰賜蒙其賜而昧其功與報不可也楊君彥禮世居靈昌乃捐自己橐創龍王祠東潭之北南望陳公臺 里翁然佐其費郡侯長貳咸共主之以妥神居而永神祠祈無決潰漫溢而郡恃以固甘霖維時不魃於茲土非獨已利也俾世 於斯者均利之是祠不忘神之功以與陳公之堤臺並峙焉

元吳炳明倫堂記

聖元合三光五嶽之氣首發大號崇文治建廟學春秋釋奠以祠先聖薄海內外罔不惟重滑州近在河北自古以爲重鎮白馬望縣土廣而民重親隸於州令丞以下皆有

加秩學校教養之具誠宜率先旁郡以稱明詔州學堂序居徒之舍椽棟傾落莫除風雨垣傾級夷周旋登降莫克施禮祁寒盛暑師生倚席莫克肆講丞至謁學芟蕪行事退而嘆曰民務之急顧不在是而弗究圖其固有待予敢負丞以卽偷怠有所不盡巍然炳然臨之在上無辭於罰其尙啟迪繼有成緒衆尙斷斷以爲未可丞復嘆曰時拙舉贏大不可益施設有丞實貳令其何敢亟以速罪戾乃務農寬役以還流徙勸善懲惡以敦習俗屬其老幼導之慈孝勿越教條重其力役獄無庾囚訟亦衰息丞曰可矣乃集學之餘廩計工市材儲積待事以告於州監阿里火

者尹趙克敬宋通頓同知普化判官郭復亨儒學教授龐時中善士高好禮等嘉丞是舉咸有欣贊道課旣協衆競趨事中堂五楹齋舍對峙節稅翬騫階阼峻整師有講席諸生環列槃杆几研罔不修具絃誦不輟而士至如歸至元六年仲春釋奠用禮大夫校官長吏庶士靡不在列咸曰休哉丞績乃底於是耶此役也財不厲民工不違時經度規制罔愆於素如或相之是堂之成幾甲旁郡狀可記者若是今未代去餘不敢及丞之於職可謂無負矣

元宋訥新建州治記

至正壬辰春二月盜起河朔滑亦殘毀廨宇爲之灰燼寇

州庶官聽訟民舍甲午秋大都路判官法寶來監州謀民興造民皆應之侯奉省檄出使不果爲乙未夏六月河南行省都事張侯來知州事導王澤敷德政職修事舉廼謀於監州法侯節判李侯曰滑爲河朔上郡州治廢久案牘簿籍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此豈爲政之善哉我曹膺牧守之寄不能息民遽欲興土木之役者豈徒庇風雨而已誠以國家設官分職而其發號施令之所不可廢也况承宣之地乎監州稱善遂捐俸致禮延郡民蕭玉以公義喻之玉皆向義計工程材役不妨時費不病官是歲九月京畿運副齊侯來牧滑侯慈祥樂易中有剛斷存焉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二十一

經理勸督民樂趨事大起肺石之廳而廳之左右賓幕吏舍各以序爲界石構亭簿書立庫重門洞達規模宏敞於時監州擢寶鈔提舉去官二侯復以興壞起廢爲已任一曰與節判故賓屬程惟恭潘守忠曰州治具矣使賓之館若不可缺後堂舊基雖在恐重困吾民也曷若以官資計材俾佛寺道觀之有積者爲之令下道釋皆治其堂其序亦極雄偉周而覽之聽斷有所燕休有次賓屬仕吏各有寧舍爲宇凡十有一以楹數之得四十有八始事歲月雖有先後其落成則同於丙申之四月也是能壯觀羣邑表正憲度吏民出入有所瞻畏庶於典章有稱焉滑之大夫

士庶皆欲刻石紀侯盛績屬訥記之訥惟州治因革考志可見已二侯以經濟之材撫綏茲土變因循就功效不爲過侈之舉民感惠愛亦不以役鉅用艱竟爲苟約故公宇深邃足冠諸郡觀其典作之政則侯之循良賢於世吏遠矣孟子謂子產惠而不知爲政嗚呼侯者其可謂知政者與訥是用不讓按其實而書之又以告來者牧此邦踵此位相繼而修葺之則君子用心之勤永久而不泯矣齊侯謙字元讓燕山張侯臨字伯正保定人李侯克庸字秉忠晉寧人至正丙申秋七月吉日建  
元黃坦顯靈王廟記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二十二

距滑之東北二十里有村曰 固是爲顯靈王祠王姓李諱靖字藥師大唐功臣也通書史識兵機見者謂之王佐才根於忠智明於料敵戰勝攻取所向無敵當時同列以爲不如嘉庸簡於帝心天子視爲故舊且謂韓白衛霍無以加其於國有勞名垂冊者不可勝記故其剛大之氣如生英靈之真不泯幽爲神明蓋猶水行地中隨所至而不可度思也此廟基構自宋慶歷前中遭劫火廢址猶存其後黎陽神霄宮主孫至真者同提控張信壇主王聚等因爲畜疫以新締創爲王血食之地廟宇森嚴廊廡雄麗迄今幾七十年矣廟之西南有聖井焉無故而汲之者速受其譴有

疾而飲之者立享其安赫赫厥靈捷如影響若暘若雨卽所求其威靈顯應播在人耳目者非一言可述大德乙巳本州判官龐侯道經謁廟不得其門而入未幾邁疾或者謂神有以警之一酌靈泉勿藥有喜侯乃然思感爲之僦工興役董治垣墉不數日而就焉王之爲靈至是愈昭昭矣然安國家定社稷者王之功垂後世利生民者王之德史不作則無以彰既往碑不樹則無以示方來鄉之耆老權宰張成等有志於此久矣因劉仲實過予而言俾序其事固讓不得已而述之姑以記見聞之顛末若夫豐功碩德焜燿青史者千載如一日也其銘曰顯哉景武聲冠大唐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二十三

凌烟圖像史牒流芳累朝賜命進爵爲王威靈赫赫以福四方捍災禦患興利降祥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德其盛矣不見而章刻之翠琰地久天長大德九年歲在乙巳四月日立石

元黃沔孚濟王廟記

距澶西南三十里有村曰小韓孚濟王之祠在焉廟貌森嚴實隋上柱國韓公血食地也威靈昭著儼然如在一切祈禱應如影響良辰令節車馬駢闐瞻拜於祠下者不可勝數夫以柱國膽略容貌才用威名執陳主懼突厥忠勇之節剛大之氣焜燿史冊信而有徵則其精神所在英靈

所歸幽爲明神宜矣鄰居之母見而來迎疾篤之人走而欲謁孰曰不然况靈跡顯應大庇斯民載諸典策崇爲明祀志其復興之歲月云

元輔惟良東嶽廟記

滑之北兩舍而遠是爲高陽鄉之什善堂村舊有岱嶽祠莫知興作之由土俗稱舊廟卑陋不足以迴旋金大定四年夏五月赤旱近百日衆口嗷嗷無望有秋父老率衆詣焉香火未收而澍雨浹洽里之人遂改作新廟前後殿宇兩廡獻臺壯嚴爲一方冠貞佑兵後惟正殿僅存上漏旁穿曰就頽圯皇元中統三年鄉豪吳清李玉葺而新之水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二十四

旱疾疫祈禱輒應里人事之益恭頻歲祝貴等捐金購材以營建爲事高門之巍然修廊之翼然漸復承平之日咸歌盛事之新落成之日馬榮等請於同知滑州事輔公以歲月託嘗聞神者禮之主也有是禮則有是神夫泰山之神作鎮東方爲五嶽宗長斡旋元化呼吸陰陽不崇朝而雨天下其豐功厚德所以配兩儀而育萬物也按禮經諸侯得祭封內山川季氏旅之吾夫子譏其僭祀典旣壞異說肆行誕妄講張無所不至流俗昧於禍福靡然從之初不知事神之禮凡十家之聚環堵之室豚蹄斗酒人人皆得祀之其爲僭且瀆也不亦甚乎蓋泰山之神岳祗則總

集一方之誠通乎天而實貫乎地若以吾之誠而達彼之誠寧不有一通之理故惡人沐浴可以事帝西隣禴祭實受其福苟誠意不存雖王公貴人敞珠宮而崇貝闕獻寶衣而薦玉食彼乘風馭氣遊於太虛之間庸可冀清塵之髣髴耶大德元年歲次乙亥季秋九月乙酉立石

元王惲衛輝路重修帥正堂記

汲之爲郡其來久矣自唐初易而爲州歷五季宋金率以防禦節度使來尹治之故其公廨制度廣狹視厥秩等而不敢越迨國朝中統建元之明年陞州爲路前政因仍不及改作加以歲月深土木弛狹陋頽敗朝夕視事有不堪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二十五

其處者後二十三年嗣侯答失帖木兒暨總尹耶律漢傑判官常德繼軫來任旣而與相議曰維大府距河朔衝會部二州四縣一司治稱匪易堂則乃赫焉具瞻之地其承宣王澤聽斷民事齊肅禮容號令約束盡在於是今狹陋若爾殆非所以恪王事而儼官守也若以品秩等威視堂之隆殺固不可與向也相類於是張皇前規構而一新凡爲楹三鉅延東西六尋有奇南北邃三十有七尺高爽靜深公居儼稱復作左石翼廳各三楹及增崇儀門俾與新廡映帶相奐仍扁其額曰帥正復舊觀也凡三月告成詢其費曰安取輟公稍以給之越六月某口命饗於新堂會

僚佐屬吏與郡之士夫肅四方之賓旅大合樂以落之望之儼然與飛雲傑構相雄跨矣故老嘆息以謂百年來方覩官府若斯之盛治其可忽也哉而忽而治只在公從違而已然則何爲公事不私之謂也故公則生明何爲正正已而正不正者也故正則可大天下之事未有不公而治民未有不正而格官孰有不順而穆者乎於斯之際當官者固未暇以清心省事爲職而守正從新何嘗有時不可以間之哉大凡人之心公而有恒德者苟事有可爲必爲之不怠詎肯以歲月去畱容心於其間乎今斯役之作惟其若然故能於供億鞅掌外又復興滯補弊如此可謂賢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二十六

也已旣卒事來丐文於余以邦大夫之賢者方事之以相勉况鄉國盛事其敢以不敏辭於是乎大書於石庸告來哲抑又知公等必葺之意至元二十六年歲在己丑五月日記

元王惲胙城縣廟學記

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儷景風雲戡定屯難贊敷文德共致太平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鄒孟氏亦云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信哉言乎惟胙邑金末城宜村渡行河平軍事以捍禦兵衝旣而國朝帥臣撒吉思不花監總五路兵蹙蹂餘燼攻而拔焉駐軍守據迫金主東

睢陽斫營夜闕竟歿死城下先是公父擗只禿魯花以萬夫長將選鋒圍困大名中流矢而卒迨金亡朝廷追錄載世忠蓋賜夫人楊氏世封戶於胙普闌奚實嗣其後雖州遷而縣其故家遺風餘俗固在也當金末危急草創之際俎豆之事有不 及國朝甲午歲漕使宗亨肇建禮殿三巨楹壯麗翬飛 諸路冠三十五載尹劉庭撤而新之復起明新堂於後其臺門賢廡尙闕學舍生徒初不論也迨元貞改號嗣侯普闌奚擢任本道廉訪使路出於胙首謁廟宮覩其如是曰欽惟詔條責實在我乃敦諭尹張孔鑄以興修爲任尹承命經營有方趨辦惟謹首建神閎擇師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二十七

立學縣中子弟來受業者曰衆侯乃出所藏經史數千卷資藉講誦尹復闢良田五頃造祭器百餘事供給二丁釋菜諸生廩糧之費兩廡方締構而及瓜代後尹李君卒成其役仍繪七十子諸大儒肖像於壁胙之廟學五十年間狼籍蕭條始克完具人知敬養俗興禮讓仰副朝廷崇尚之意皆自賢侯一言勉勵之誠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世德之臣勘定屯難贊成太平者於斯可見矣侯今由內臺侍御史進拜行臺中執法將南過鄉國請書其事於石乃爲說以告之曰惟孔子之教推明至理敦叙彝倫裁成輔之道修齊治平之方本末俱備細大不遺垂憲立極萬

古不易孔子明其道而無其位空言無所施後世帝王必需崇尚卿相守令所當奉行雖無禍福之怵誘而從違之間有真禍福存焉固匪利害之牽率得失之際有實利害繫焉惟其費不可闕乃修而明之審夫切而不可緩故勉而勵焉惟侯出貴種世胄敦說詩書好尚禮義內剛明而外文雅審事宜而達從政立身揚名已收功於踐履今復以德施之鄉邑可謂善其所爲矣然君子不安於小知而期於大受况天下之事惟宰相臺諫得言得行擴而充之正在今日昔武元衡修治廳壁柳子作記孔道輔以直道進用宋史有傳侯姑欲我記胙邑廟學而已耶易曰苟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二十八

非其人道不虛行又禮云人存政舉誠能繩武贊文光紹先業克盡世臣之義由一邑以達之天下則道被鈞衡解補樞要矣僕雖耄將執筆以俟焉

元王惲霖落山記

州西北四十里有山曰霖落寺曰香泉者初自寺莊入山門約行六七里峰回路轉得古浮圖亭亭出杳靄間青嶂回抱眞畫圖也望東北諸峯頂摩蒼穹足注絕壑山之椒萬石林立極太湖竒特之狀半空磊落勢若飛來蒼梧老儼視上下雲烟空翠顧接不暇卽霖落山也行百餘步漸狹石犖确不能騎青鞋竹杖推挽以進還自絕

底陟西磴道入寺殿廢基枕巔崖上東西二佛龕歲月  
崢嶸皆開元間物也南 哀壑心魄爲動王子與客循  
崖而下抵霖落足仰看青岩斗絕如削今謂之捨身崖者  
是也少憩轉而升東上石磴攀蘿躡鱗度滴乳古巖再折  
而抵華巖壁下有磨崖爲之作隸書刻華巖部特精緻可  
觀字約萬餘木客誕誇時出光怪中鑿石龕古佛護以龍  
象其香泉自經洞石罅中流出穿雲雷石復從乳巖半腹下  
瀉作瀑布流飛濺叢石間珠跳玉迸百折山藉以潤寺仰以  
清也西崖對峙老松怪石出榭樹間蹲踞騰拏衆獸相搏  
望之愕然而恐野人指予而告曰此獅子崑也其西北一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二十九

峯天成如臺石逕作梯盤屈而上若雌霓挂樹連卷未收  
卽寺之眺月臺也寺故址山中相傳昔魏安王起雪宮于  
此故宋人石刻皆引魏離宮故事有崎嶇一逕入禪扉魏  
主離宮在翠微之詩盛時殿閣極侈今祇禪師一殿巋然  
獨存所恨薄暮不獲陟連雲絕頂放曠遠目以盡諸山之  
勝令人仰視飄然有整翮凌雲之志旣而林風振壑寒  
下山蒼然暮色自遠而至猿鳴兕叫凜然不可畱遂自  
山半腰歷俯塔岸盤馬搯轡而還回顧寺塔暝烟四合  
復所見但覺西山爽氣清潤雄秀溢我心 以之  
瀛詩脾爲之精壯也夫遊覽細事也功名之士有所不

然謝傅之放情邱壑羊公之興懷峴首二賢者其功業下於人哉要之高人勝士不無瀟灑出塵之想闐闐塵俗觸眼可惡時於山川風塵勝處囊橐而往困載而歸俾廓落之懷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向之未始遊焉如何若曰功名烜赫如二公而後可噫高天厚地須富貴何時耶癸亥冬十二月望日記

元王惲淇州建周府君惠祠堂記

都邑之設因形勢而稱望雄由變遷而有併置至於廢起千載之餘功垂百世之後俾存沒懷思感人心而不忘者非豪傑經制之士未易致也朝歌紂故都兩漢縣焉魏齊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三十

來移理千衛河朔徑途東出鉅橋朝歌遂墟天兵南下鉅橋正途亦廢太行東接浚郊莽爲林澁行者並山取捷躡足于鬼蹊鹿町之間又分當相魏汲三會之郊盜賊囊橐其間日禦人爲尋常邦君邑長顧目前且不遑奚暇遠圖哉故肆行恣睢莫敢誰何者有年於茲壬子初國家經略江淮擢行臺周侯充諸道轉運諸軍儲使置司於胙道出朝歌登鹿臺遺址顧其河山愛其沃壤且嘆夫梗阻若爾慨然懷啟闢興除之志乙卯公以事北覲圖利病上之詔以彰德衛輝大名漏版戶五千實焉復其徵三年因易號曰淇州特勅公領辦其事於是推賢擇能申 甲治

建倉庫立市廛外則表疆理布邱聚開阡陌梁津夷險以  
便行路治淇 思德南陽薛村等鎮以開廵曠耕牛田器及  
饑貧不自存者仰給於官下令取材於山陶甃於冶率躬  
親規畫略無倦色西山鐵官瓷竈公出本貲悉發其伏  
自是四方願受廛胥宇者日接踵而至商通工易貨委闡  
闡餘糧畝棲烟火連甍唱鷄吠犬相聞和樂之氣達乎四  
境侯復念旣庶且富無教可乎遂建孔廟立學師鋪教基  
而厚薄俗不五載內外修治井井可觀過者相與嗟咨嘆  
息曰嚮以荒烟廢堞之墟化而爲樂郊樂國嚮以流逋傭  
耕之民今爲恒產完美之室雖天休涵濡非我公建日興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三十一

造之方疇克臻此旣而公薨於官嗣子錯襲職繼述先志  
有光於前至元癸亥轉官制行州隸於衛淇民張德玉馬  
良等謀於衆曰公去世愈遠吾輩生理日完其開建本末  
卵翼深恩匪立祠樹石奉祀光揚何以報德而垂不朽十  
四年適嗣侯被朝命佩金虎符之任淮東高郵路總管路  
經是邦乃相與度治城乾方爽塏地廟而貌之元眞二年  
春嗣侯來請予文以紀其實走早辱公知敢以不敏辭竊念  
古之君子興事造功率忠愛持心無一毫功利自私克成  
碩大光明之業故民待之如父母仰之若神明宜矣知公  
初以轉致之便興廢棄于荒殘因邱聚之成養流 于

實不以古 腴營治已私爲務誠可謂持心忠愛豪傑  
經制者矣致感人心存沒罔間耿耿不忘者如是據禮當  
祀任法宜銘公諱惠字德甫晉之隰人孝弟忠信慷慨尙  
義蚤以才術振躍一時仕至江淮都轉運使其豐功碩德  
俱詳墓碑茲不復云嗣侯錯自嘉議大夫陞通議大夫益  
都路總管兼府尹本路諸軍奧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今  
受浙東 右道肅政廉訪使因併以及之

元鄭擇善衛輝路創建城記

郡城之築肇自東魏歷代廢置備載郡志此不復論歲月  
既久不能無傾圮者矣至正辛卯 東 守諒仲威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三十二

以累任風憲來主郡治興滯補弊殆無遺憾一日謂監郡  
曰軍儲之重府庫之積與夫居民之夥非城池將焉與守  
乃選徒庸徵材用計糶糧具畚鍤量事期揣高下力不足  
則勸富民以資之其功不亟不徐使人歡忻鼓舞樂事赴  
工不數月而城成上又建譙樓四楹設以欄檻繞以箭牖  
顧盼之間煥然一新望之翼然過者改觀焉旣落成公以  
吏持狀謂僕曰功畢無紀將何以俟來者君其爲我志之  
辭不獲已乃繹其意而告之曰孟子有言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昔尹鐸爲晉陽保障繭絲之戒卒濟其用  
此往事之明鑑也可不務乎不然雖金城湯池將誰與守

和易愛民有猷有爲有學有守觀其所尚可以知其人焉是爲記

元李謙衛源廟重修記

至元二十一年閏月辛巳中書省奏禮部言衛輝路共城縣北五里所百門山有泉出其下衛水發源實本諸此源故有廟歲早祈禱甘澍隨應前嘗封王爵謚曰威惠逮及聖朝未蒙加贈殆未盡咸秩無文之義集翰林禮官議咸謂加封洪濟威惠王於典禮爲宜制可三十一年衛輝路總管判官兼司稻田井德常上言洪濟威惠王廟歲久傾圮寢至不支宜命有司更葺會其年四月乙未詔名山大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三十四

川載在祀典者所在長吏擇日致祭廟宇損壞者官爲修理其十一月工部符奉堂帖報下趨如乙未詔乃檄知州司仁躬董其役監路塔帖木兒總綱紀之揆功庀材徵匠者役徒備器執用畢會祠下首葺前後殿次及顯佑公祠五龍廊廡神門庭峙二亭一以炷香一以展儀神門外爲亭三合爲楹五十有奇瓴甃損壞者榱桷腐敗者皆撤而更之完飾神像塗墍漫漶崇其基址甃其階砌以至戶牖欄檻之屬咸一新之經始於元貞之九月落成於明年三月糜官寶鈔四千七百餘緡自井德常之言發之其發民趨功相與翼贊則監輝州王石帶馬合馬知州繼至者劉廩

判官朱仕榮吏目紀好謙韓從凱皆與有力焉府判井德常知州司仁以志歲月爲請竊惟山川之祀見於書曰望秩禮有天下者祭百神凡山林川谷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其祭之之制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餘視伯子男歲凡四祭以狸沉順其性百門水於衛爲巨浸一出澹淪數百畝畝而澮之灌溉不啻千頃地敏秬稌收入畝鍾江南未下時輸貢之外諸郡國醪醴粢食皆於是取足其下流合諸水疏爲大川延亘千有餘里歷郡國數十所在倉庾節級轉運畢達京師與夫清滄鹹鹺不煩輦致漕給梁魏其爲利不旣溥矣乎當其常暘爲菑雨澤愆爽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三十五

誠德感召其應如響然則國家億載之利生民龐洪之澤王之所以陰相者厥功茂哉無德不報尊其明靈加號飾祠宜矣敢叙述寵章奉宣神德其詞曰百門之山泉出其址澤洽一方利通千里其澤維何嘉蔬茂芷豐年高廩萬億及秣其利維何經國之紀方之舟之衍我儲 昭昭神功耿耿神社嘉號未稱曷章德美對揚徽命作新廟祀何福不降何災不弭佑我邦家阜我生齒千秋萬古傳休無已元桑時燭清白堂記

發穹厓控長川北 三臺襄國南馳天塹爨山泰岱神闕  
峙其左羊腸 亘其右傑 蓄層雲崇基駕飛霧環瞻

遐睇莫不起畏心竦肅貌政 所暨不必五馬南來嘉績克  
彰奚以 爲幸此衛國風再續於康叔清白堂重振於平  
川也 往牒縣有黎陽在浮邱之西蕩廢年遠跡滅弗存  
州以濬名于以明千旄彼姝之緒著星弁重較之偉地勢挺  
拔眈眈虎視風土富庶熙熙鱗萃撫是邦臨是衆居是職者  
盍亦有所思乎水淨滄浪濯纓者至香起蘭林紉佩者來不  
然則人斯濯足而斧斤及矣夫其守是州登是堂必 省事  
清心出治之本懲忿窒慾化俗之原清白所稱固本于是乎  
無欲則清清則白慾則蔽如亂雲之在空蔽則不白若緇塵  
之生室必其淵澄湛澈毫髮可鑒堅潔純淨瑕 盡去語其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三十六

心一物不萌考其跡百行無玷若然則不謂之清可乎不謂  
之白可乎此堂也事歷前修去而不復錄政經新牧來者所  
當贊廢興迭運難遇者賢春盜起河北焚毀民居斯堂亦罹  
其厄殘瓦敗甃觀者悽惻是時太守胡公蒞政之明年也公  
學本成均氣剛以大才優從政兼孔門由賜之美獎拔士類  
邁東漢蔡郭之風疏煩剔滯投刃有餘發奸摘伏如響斯應  
是以廢者興墜者舉黯闇污濁者精耀而神奇茲堂之所以  
再振也它日復有賢太守踵其遺跡紹其芳風俾今日之談  
談者而爲特來無窮之焜耀豈惟一州一郡之恩荷實四方  
觀感之標的也毋或曰昔其如此我未之及但囊金積帛以

待秩滿傲然升車而去視州治若傳舍視百姓若仇  
顧茲堂寧無愧于心乎堂之額乃安陽許公有壬重書於  
是治所爛然輿情胥悅彰今勸後寄意孔昭胡公泊同寅  
遠慮刊諸貞珉巖石與草木增輝河伯與山靈常護豈一  
州之壯觀實百世標準儀也爰屬菲陋酌其故實以示弗  
朽胡公名或自號雲林灤京望雲人時至正癸巳仲夏日  
記

王公孺衛輝路廟學興建記

二代治具甚夥迨叔世惟學校存而不廢者蓋王政大本  
國家元氣所繫故也故使人學必釋菜先師是由學而起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三十七

祀之典至唐令所在廟祠孔子則廟而存學之名雖曰通  
祀其制度視郡邑爲崇卑惟衛金源氏雖陞節鎮廟貌學  
制則州也貞祐兵亂兵毀之餘大元戊午歲知州王昌齡  
首卽故基復構堂齋舍有待而未遑也逮至元三禩朝廷  
錫皇姪玉隆答失大王衛五城爲分土立總管府列河朔  
一路總監答必公總尹陳公祐奉宣詔條探原治本不取  
於官不斂於民捐俸 解乘馬剏起大成殿五巨筵其經  
度之勤規制之盛有翰林應奉珉溪陶師淵落成頌贊颺  
美績東西賢廡各五楹大中門三楹至元十三年監郡  
督公總管湯德輔建大德己巳歲嗣侯答失帖木兒總

宋昌構尊經閣於神庭之坤方繼尹王昌復敞外門立祭器庫於是中外修完土木之崇飾像之尊嚴與夫師生之位貯儲之所較鄰郡爲有加教基鋪敦淵源傳授人文爲重初壬子歲故至元內相鹿菴王公顥軒徒單公相繼教授於內二公道崇學博負經濟器業樂誨人善持論凡經啟迪化若時雨當時文風大興人材輩出若王博文雷膺王復傅爽王持勝周貞李儀周錯季武陶師淵程文遠先父諱惲茲尤其魁傑者也聲望烜赫視鄆學爲無愧信乎魯多儒而衛多君子也傅顥軒學而老於儒業者曰珉溪陶君珉主領府庠餘十寒暑後生晚進多出其門今教授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三十八

馬處禮卽其高弟嗣侯嘗質問經旨及正師位卽遣子入學由是僚佐洎巨室故家下邑之向學者皆從風而靡加以訓導有方學政具舉嗣侯總尹與僚佐勉勵資藉者甚力致絃誦洋溢衛之學校於斯爲盛嗣侯等謀斲石旌美庸告來哲復慮興造本末恐無聞於后以廟學記文屬筆傳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蓋事物之理皆然况禮文風教之重且切哉夫大本旣立而其末自治始於草創之難終則收其成功之易故本末始終還相爲用今是舉也可謂急先務而知所本矣不肖肄業 官又嘗忝筮府政不敢以固陋辭矣

元王公儀增置殷太師忠烈公廟田記

衛之西北十有五里有殷少師比干墓廼周武王之所也其勢巍巍然若 阜其北森森然迥映原野右顧行山左臨泉水而廟貌儼峙於前迄今二千三百有餘歲矣雖陵谷屢遷而翼然獨存者豈忠義之氣昭塞於宇宙天地鬼神陰 者耶泰定戊辰仲秋二十有二日欽 我皇帝自江 邱入繼大統道經於衛 旗適過林廟之 時從大臣 太保浚寧王伯顏覩其 周比干石刻遂詢遺跡於雲南省平章塔失帖木兒卽對 言 致紂剖腹剗心視其竅者之比干也有三仁廟 修碑銘在焉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三十九

浚寧王伯顏以其言具啟於上上聞之惻然感嘆輒出白金五十兩付平章塔失公偕監郡脫帖木兒等易牲幣代行裡祀咸竭誠敬以將其禮猗歟盛哉逮至順三年壬申冬本路總管趙玘語諸僚屬曰夫皇元崇奉太師者蓋謂志存宗社奮不顧身能盡爲臣之道欲使天下文臣武模範而效法之也若以餘金增置祭田遇春秋享祀廟宇修葺取租以酬其直可乎僉喜而言曰善由是而增田爲畝七十有五并舊田爲畝二百八十有九凡三百六十畝矣當樹碑以紀其事豈鄰井侵削是懼實彰朝廷之美爾府推郝磐讀書能文謙弗自居遂狀其本末

儀爲之記屢辭不敏竟不獲已謹按來狀而次第之乃告  
曰嗚呼洪惟太師之忠烈氣粹精爽道貫兩儀惜不遇  
方今之昌辰而際商辛之厄運惟其一死合乎心之全德  
故夫子以仁與之仍題其墓致萬代血食人臣寧不知所  
慕耶然祭主於敬卿以下尙有圭田况祀典所載之忠臣  
乎今規畫周詳可謂盡心所事深副昭代之盛意也是以  
刻之貞珉以壽其傳故當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也其田  
鄉村之所在頃畝之疆界與夫四至價估之數具勒諸碑  
陰云

元劉廣重修七賢觀記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四十

河內之地負上黨抱京洛翼以滑臺蒲坂其土沃腴其氣  
溫燠其草木妍秀其生物蕃滋而山陽又其佳處也魚稻  
梅竹泉石之勝爲尤升高四望繡張畫館地號七賢鄉俗  
相傳晉竹林七賢所遊處余以史考之諸君屬魏晉交仕  
宦未甚貴相與爲方外之遊此地近洛許而僻山水秀絕  
其來會蓋無疑况濤河內與夫康之鍛秀之懷舊籍之遇  
孫登皆可推見且遺跡頗存歲在庚子余寓居蘇門距山  
陽餘一含嘗再過之歎其境瓌竒獨怪七賢無祠廟一  
明年秋道士王志賢者髮皤然請文其七賢觀碑始  
道之南古矣經亂頽毀久比歲因故址以修今

完飾余忻然諾其冬歸自覃懷遂一詣焉蓋其地北峙大山名白鹿嵬實 行之秀出者雄峭峻偉聯障疊屏左右門右百 連延絡繹羣峰齒如翠光炯入屋旁有泉數脉湛澈鑑鬚眉 珠 雪衍爲河南去前則竹林茂蔚雜花十餘種環祠古木參雲陰森蕭邃纖塵不到是宜爲諸君牲醪香火地夜艾雪霽月明起臨泉上水天一色竹光樹影交翳橫布水禽動波心格磔有聲疑鬼神倚杖凝立若與諸君接音容恍惚間見其痛飲 談超軼放曠殊自快適晨興仰視山皆雲雪爛斑草木皆瑶林琪樹渾然若太素時泉氣瀾漫與旭日相晃盪烟間之波輝溶漾竹中鳥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四十一

叫嘯皆異境寂氣清不可留迨歸復眷眷久之翌日志賢復來丐文余因言曰惟七賢當魏景元中政入司馬氏更革在朝夕諸君不肯效賈充王沈之徒附麗扳援希富貴顧乃翩然集幽處寄身杯酒若與時相忘其高懷逸韻出風塵之表固爲一代佳士偉人雖然三代之後世失所學下者趨合時勢以功利爲事其上則一意高遠齊物我混得喪極矣豈知吾道自有本元至於臨患難處危疑當權其義之輕重而去就取舍又何必違逃正教假借外物耶諸君其始若欲保名完生蟬蛻於汙俗卒之亦有不或復與世低昂可勝慨歎是以君子不慕高遠不好奇

異不就褊狹不處污穢惟大中至正行乎天地間其進退  
行藏以時變通無所底滯故人不得而闕世不得而害焉  
夫易所謂知幾書所謂精 詩所謂有則子思所謂時  
中孟子所謂浩然賈生所喻麟楊雄所擬鳳聖賢之言焯  
焯若日星此非涉世之舟梁衛身之羽翼耶惜乎七賢之  
不遇殷周而遇魏晉也余故表而出之以爲士鑑云

元王磐筠溪軒記

共城之西八九里有泉不依山麓漏出平地名曰卓水水  
之上有故竹林地數十畝兵亂以來荒穢不治鞠爲樵牧  
之場地主操券而鬻之積年莫有顧者重元子李君與其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四十二

友茅君伯達爰自相臺戾止茲邑將以選林壑之幽而卜  
棲隱之勝或以水上之地告二君欣然出鉢囊中金買之  
芟其荒穢理其凋殘疏清泉以溉其根插密棘以郭其外  
於是雲梢烟葉生意粲然若喜其遭遇知己脫出困阨而  
遂有生之樂者也越明年新笋巉巉凡三閱歲而豐 修  
幹十倍其初重元子一日謂茅君曰吾平生學道於世無  
求惟喜延接士大夫及願得方外耆宿數十人坐而奉之  
每以道門蕭索力不稱心爲恨今也環堵之外有青衣會  
首數十萬足以奉吾庵中齋糧則吾之宿心可以遂矣於  
是繕厨竈以潔齋 構東西兩堂以舍道侶又於西堂之北

竹爲徑迤邐西北行百餘步登畧杓渡溪水當藥圃之東北隅構小軒傍曰筠谿以爲遊息之所蓋非嘉客不能到也軒之大僅容十人而林壑之深邃雲烟之蕭爽魚鳥之間逸木植之芳馨每至其上使人神情洒然如踐異境蓋亦山林之奧壤福田晦昧秘藏之久待二君而發之歟予來居蘇門之歲二君始買茲地今四年矣而成就若此且向也爲樵牧之場今也爲修焚之地向也人過之而不顧今也遊觀玩賞而不厭物之盛衰興廢固有數存其間歟予惟喜二君之用心其始也取人之所棄以致工而不辭其勞其終也推已之所有以奉人而不專其利斯亦賢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四十三

矣哉遂爲之究其本末援翰而書焉

元白棟思親亭記

共城西北五里有山曰百門山下有水曰百泉萬脉珠湧輝淨澄澈流而不濁邨詩所謂泉水也近可以溉秔稻轉碾磴於本境遠可以漕糧餉濟商旅於海門其旁則修竹茂密翠如琅玕其中蓮芡芬芳爛若雲錦岸花秀發四時畫圖林鳥和鳴竟日佳唱遺山所謂煙景獨覺蘇門多者卽此地也泉之上有祠祠之神以王封曰洪濟威惠王像而祭之以司此水祠之上有孫登嘯臺康節安樂窩蓋名賢嘉遯之地昔人愛其景物至有身雖未到夢寐已至太

麓者今之富貴利達位至宰執三公徃徃亦置別業於茲爲他日徜徉之計每春末夏交四方以香火奉王祠因而遊賞以醉歸者蓋千萬計實河朔之麗境中土之竒觀也魯齋先生之寓是邑也時與門生弟子一至泉上吟風咏月悠然而歸家無甌石之儲心有天地之春雖曾點之風浴舞雩明道之過乎前川樂不踰是固異乎衆人之觀矣其後去而爲徵君爲祭酒爲宰相爲學士清風滿黃閣英才遍天下致政而歸覃懷又嘗一過焉先生歿後四年其子嘉儀許侯尹衛而是州乃衛之屬邑故得以公事時至祠下而於其先大夫游息之所每致思焉思其親至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四十四

其處其處在其親亡蓋必戚然於中潛然於外有不能自已者乃於祠後山巔聚遠亭之下特構一亭而扁曰思親以致其意嗚呼侯之思親可謂切矣吾意侯之思親不止於是也侯將爲善思貽親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親羞辱必不果讀詩禮則必思其過庭之訓履霜露則必思其罔極之恩以至事上之思忠蒞民之思敬居處之思莊交友之思信蓋無時無處不用其思非至是而方思爲標以銜於人也今旣成矣俾後之遊斯地登斯亭覩斯名聞斯義者皆有感於其心其親在則恐其念已不至於流蕩而忘返其親沒則亦觀感而化惻然而興懷侯不獨思其親

使人亦思其親非止一人思其親衆人皆思其親人人思其親則風俗厚而教化行推之天下可運之掌於爲衛乎何有不然則徒爲觀覽之具遊賞之資而已是豈侯之心哉雖然侯之親我之師也生與子之分雖殊而師與親之義惟等先生平日所以教我者莫非至道我之所以不爲君子之棄小人之歸者皆其力也自先生沒後鄙吝復萌舉世求一人髣髴近似者以發藥之竟不可得則我之思爲何如哉况棟自去歲改任燕南不幸過衛而吾父棄養而亦權厝於是州之側所謂思親亭者雖未嘗一到而改火之間蓋屢望見焉旣以思吾親 以思吾師是吾之思雖不

衛輝府志

卷四十五

記一

四十五

因亭而發亦因亭以深之也屬侯請記其本末遂書以告來者謹記

